



06979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蜀志

吳志上

蜀志

劉璋字季玉江夏人也為益州刺史聞曹公征荊州遣

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荊州走先主不復存錄

松松勸璋自絕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曹公方自矜

伐不存錄松歸乃勸璋自經習鑿齒

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覽自驕伐而天

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弃之於俯仰之頃豈

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日昃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

讓勢尊而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

德洽羣生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富

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哉君子

羣書治要

卷二十七

一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瑛

是以知曹操之不  
能遂兼天下者也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少語言善下人喜怒

不形於色為豫州牧叛曹公劉表郊迎以上賓禮待之

益其兵使屯新野曹公南征表會表卒子琮請降先主

遂將其眾去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益州牧劉璋降

先主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

馬超為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

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劉巴

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

無不競勸魏文帝稱尊號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

制服卽皇帝位於成都章武三年病篤託孤於丞相亮  
殂於永安宮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曰朕疾殆不自濟八年五十不稱天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也更以卿兄弟爲念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唯賢唯德能服於人汝父薄德勿效之吾終亡之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也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也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遂詣亮凡羣書治要

卷二十七

二

連筠筴叢書  
靈石楊氏琛

三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先主卽帝位策亮爲丞相錄尙書事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十二年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

曹無國  
字補之

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亮病卒於軍初亮自表後  
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  
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若死  
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  
言漢晉春秋曰樊建爲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  
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  
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補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  
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陛下知而不理  
此豈馮唐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  
曰吾乃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理艾焉評曰諸  
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義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  
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  
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  
羣書治要 卷二十七 三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栞  
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  
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  
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  
蕭之亞匹矣

關羽字雲長河東人也先主合徒眾羽與張飛爲之御  
侮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  
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使羽守下邳曹公東  
征擒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袁紹遣大將軍顏  
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爲先鋒  
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眾之中斬其首還

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旣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其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而後乃歸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也重加賞賜羽盡封所賜而奔先主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之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先主攻劉璋飛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嚴顏生獲顏飛阿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

羣書治要

卷二十七

四

連筠篠叢書  
靈石楊氏琰

敢拒戰顏荅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旣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闔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

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問之統荅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卽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厲不亦可乎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談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諸葛亮爲流矢所中卒先主痛惜言則流涕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爲昭德將軍時天旱禁酒釀者羣書治要

卷二十七

五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董和字幼宰南郡人也先主定蜀與諸葛亮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貯亮後爲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弄弊躄而獲珠玉也然人心苦不能盡唯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

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慇懃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闇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

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也為亮主簿有忠盡之效故見

哀述

允字休昭和子也遷爲侍中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嚴憚之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辟侮諂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陳祗代允爲侍中與皓互相羣書治要

卷二十七

六

連筠篔簹書靈石楊氏棗

表裏皓始預政事祗死後皓從黃門令爲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張裔字君嗣蜀郡人也丞相亮以爲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勢貴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黃權字公衡巴西人也州牧劉璋召爲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矣璋不聽出權爲廣漢長先主遂襲取益州諸縣望風影

附權閉城門堅守須劉璋稽服乃詣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先主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

臣松之以為漢

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育黃權之室二主得失懸邈遠矣

魏文帝謂權

曰君捨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

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為鎮南將軍封育陽

羣書治要

卷二十七

七

連筠蓀叢書靈石楊氏

舊無或云至言及二十四字補之

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

蔣琬字公琰零陵人也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遊觀奄至廣都眾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脩飾為先願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但免官而已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琬為尚書令遷大將軍錄尚書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竦琬

據疑請  
聽不字  
倒

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  
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加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  
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荅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  
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  
面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  
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  
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  
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  
聽不推則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  
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眾人  
羣書治要

卷二十七

八

連筠籜叢書  
靈石楊氏琛

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

楊戲字文然犍爲人也爲射聲校尉著季漢輔臣讚注其

載諸葛亮與張裔蔣琬書曰掾屬喪楊顛爲朝中多損  
益襄陽記曰楊顛字子昭爲丞相諸葛亮上簿亮嘗自  
校簿書顛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  
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於此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  
主司晨犬士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  
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  
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  
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邴吉不問  
潢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肖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  
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  
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又有義陽傅彤先主退軍  
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  
漢將軍降者遂戰死子餘爲關中督景耀六年有臨  
危授命蜀記載晉武帝詔曰蜀將傅僉前在關城身拒  
官軍致死不顧僉父彤爲劉備戰亾天下之善一也豈

由彼此以爲異僉息著募  
後沒入奚官免爲庶人

### 吳志上

孫權字仲謀吳郡人策弟也策薨以事授權權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爲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爲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赤烏元年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也弟亮廢孫綝使迎休改元永羣書治要

### 卷二十七

九

連筠篠叢書  
靈石楊氏棗

安以丞相濮陽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與韋曜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己不得專因妾飾說以拒遏之休荅曰孤之涉學所見不少其明君闇主奸臣賊子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講論書耳不爲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奸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荅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爲非而君以爲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政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

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所不取布拜表叩  
頭休咤日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  
所知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初  
休爲王時布爲左右將督素見信愛及至踐祚厚加寵  
待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自嫌瑕短懼懼冲言之故尤患  
忌休雖解此旨心不能悅更恐其疑懼竟如布意廢其  
講業不復使冲等人

孫皓字元宗權孫也休薨迎立皓

江表傳曰皓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

振貧乏料出宮女以配無妻禽獸擾於苑者放之當時翕然稱爲明主矣

皓旣得志麤暴驕

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鳳皇二年皓愛妾或使人

羣書治要

卷二十七

十

連筠篠叢書靈石楊氏栞

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繩  
之以法妾媵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  
四望之下天璽元年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

出筭緡就在所斬之狗首諸郡

江表傳曰浚在公情忠值郡荒旱民無資糧表

求振貸皓謂浚欲樹私思遣人梟首又尙書熊睦見皓醉虐微有所諫皓使人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天

紀三年晉命杜預向江陵王潛唐彬浮江東下初皓每

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

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逆視之咎

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卽加威刑小者輒以爲罪後

宮數千而採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

舊無滄  
受皓之  
降五字  
補之

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昏險諛貴幸致位  
九列好興功役眾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爲盡力蓋  
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也四年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  
皓奉書於濬濬受皓之降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孫策創業命昭爲長史升堂拜  
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每得北方士大夫  
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  
非宜也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  
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  
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  
羣書治要 卷二十七 十一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某  
輔之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  
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  
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猛獸者乎如有一旦  
之患柰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權於武昌  
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  
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  
呼昭還謂曰爲其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曰昔紂爲糟  
止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嘿然  
有慙色遂罷酒每朝見言論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會以  
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曰昔

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泯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弃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眾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

羣書治要

卷二十七

十一

連筠穆叢書  
靈石楊氏棗

孰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而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

顧譚字子嘿吳郡人也祖父雍卒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

吳芮疏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今臣所陳非有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

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拜驃騎將軍都督西陵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騭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撻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趣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吏民跼天踳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唯賢是任故民無冤枉升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於上爲國速怨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騭黨神羣書治要

卷二十七

十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舊無騭  
黨神明  
四字補  
之

欺其所天平權亦覺寤遂誅呂壹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也權以爲長史病卒臨困留賤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趣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豐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

長幼失敘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權省書流涕

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拜虎威將軍關羽討樊權遣蒙到南郡糜芳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蒙皆撫慰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皆委羽降荊州遂定以蒙爲南郡守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減加權爲之慘感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其羣書治要

卷二十七

古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深

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喞喞夜不能寐病中瘳爲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卒權哀痛甚

舊痛下  
煩心字  
刪之

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遷前將軍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爲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虞翻字仲翔會稽人也孫策命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孫權以爲騎都尉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

多見謗毀權旣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  
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  
莫不遑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  
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  
畜眾故海內望風今一朝弃之可乎權曰曹孟德殺孔  
文學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  
今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  
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性  
疏直數有酒失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

羣書治要

卷二十七

五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傾竦權改容加禮拜議郎選曹尙書以輔義中郎將使  
蜀還權旣陰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太盛眾庶炫  
惑恐終不爲己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  
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也溫引致之以爲選曹郎至  
尙書豔性狷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混濁多非其人欲  
令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貶高  
就下其居位貪鄙志節汗卑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  
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  
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豔彪皆坐自殺溫宿與  
豔彪同意數交書疏間問往還卽罪溫權幽之有司斥

還本郡駱統表理溫曰伏惟陛下天生明德神啟聖心  
招髦秀於四海置俊又於宮朝多士旣受普篤之恩張  
溫又蒙冢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  
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  
其理溫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跡但年紀尙少鎮重尙淺  
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談效褒貶之議  
於是務勢者妒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立嘿者非其談瑕  
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辯明朝所當究察也在昔  
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  
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

羣書治要

卷二十七

六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棗

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溫雖智非從  
橫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  
之辯卓犖冠羣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  
才卽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  
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君臣之義義之  
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國家不嫌與豔爲最重之  
義是以溫亦不嫌與豔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  
溫竊親之於下也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  
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眾從增宮之內瞰四國之  
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

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既懇勸臣是溫又  
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  
私倉卒之間猶難卽別然以殿下之聰睿察講論之曲  
直若潛神留思纖麤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  
昭哉溫非親臣也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  
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恥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  
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聽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  
也權終不納

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召爲功曹統志在補察苟所

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

羣書治要

卷二十七

七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栗

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溼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  
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忠郎  
將是時徵役繁重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  
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強富制威福爲尊貴矧德義爲榮  
顯永世胤爲豐祚然財須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  
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旣備然後應天受祚  
保族宜邦書曰眾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眾無以辟四  
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強  
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  
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

之災六  
字補之

字解二  
卷十二  
遺生六  
書論四

舊無復  
荒至大  
願十二  
字補之

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思尋  
 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為兵  
 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弃骸骨不反是以尤用  
 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微發贏謹居家重累者先見  
 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剝者則迸入嶮  
 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  
 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  
 攜叛多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  
 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也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  
 之故與人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  
 羣書治要

卷二十七

大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具為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副稱陛下天  
 覆之仁勤恤之德者也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  
 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陛下少  
 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臣統之大  
 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遷偏將軍數  
 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

朱據字子範吳郡人也拜左將軍嘉禾中始鑄大錢一  
 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  
 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以厚  
 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為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

無以自明籍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  
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  
萬

羣書治要卷二十七

羣書治要

卷二十七

劉翰清校

九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藏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吳志下

陸遜字伯言吳郡人也爲鎮西將軍劉備大率眾來權命遜爲大都督拒之備眾奔潰拜上大將軍右都護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爲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思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爲先自不奸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也昔漢高舍陳平之謔用其

羣書治要

卷二十八

一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採

奇略終建勲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赤烏七年爲丞相先是二宮並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爲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磳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嫡庶之分

舊無大  
將軍三  
字補之

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甥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  
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  
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也子抗字幼節遷  
立節中郎將權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  
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孫皓卽位  
加鎮軍大將軍督信陵等軍事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時  
何定弄權鬪官與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爲歎  
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  
小人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  
羣書治要 卷二十八 二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  
任假以專制之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  
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  
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  
化可清庶政無穢聞薛瑩徵下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  
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敘四門所以穆  
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  
世秀穎一時顯器旣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殛  
或圯族替祀或投弃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  
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

定大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形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弄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感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立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傳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權爲吳王立登爲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爲賓友登或射獵遠避良田不踐苗稼羣書治要

卷二十八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棨

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金馬孟覺得其主左右所爲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勅親近勿言

孫和字子孝立爲太子常言當世士人宜講脩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遊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羣寮侍宴言及博奕以爲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脩業積累功緒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凡所患者在於人情

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脩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奕以爲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穎好奕直事在署者頗效焉故以此諷之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和寵稍損懼於廢黜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羣書治要

卷二十八

四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奇楊竺等爲霸支黨譖

愬日興粲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沈吟者歷年

般基通語曰初

權旣立和爲太子而封霸爲魯王初拜猶同宮室禮秩未分羣公之議以爲太子國王禮秩宜異於是分宮別僚而隙端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爲二端仇黨疑貳中外官僚將相大臣舉國中分權患之於是有改嗣之規矣後遂幽閉和於是驃騎將軍朱據尙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甚惡之無難督陳正

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

亂又據晃固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象牽晃入殿杖一

日作口

百吳麻曰晃入日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峙實不宜搖動太子流血眾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竟徙和於故鄣羣司坐諫辭氣不撓諱晃言斥還田里

誅放者十數厥咸冤之吳書曰權寢疾意頗感寤欲徵和還立之全公主及孫峻孫弘等固爭封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諸葛恪被誅孫峻遣使者賜死舉邦傷焉

孫霸字子威和弟也和爲太子霸爲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霸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時

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霸圖危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于江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

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權稱尊號拜爲少府江表傳曰濬數射雉

濬諫權權曰相與別後時覓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爲羣書治要

卷二十八

五

連筠篠叢書靈石楊氏棊

害乞特爲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壞之權由是不復射雉遷太常時校事

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濬求朝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一身當之爲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濬每進見無不陳壹之姦險也由此壹寵漸衰後遂誅戮權引咎責躬也

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立爲左丞相時徙都武昌楊土百姓汭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亾夫民者國之根

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  
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奸雄君惠閉於羣孽  
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  
謬誤之愆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  
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鄰國交好  
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府庫以待天時而更傾  
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實非保國養  
民之術也昔秦所以亾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刑政  
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  
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  
羣書治要

卷二十八

六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  
巖穴廣採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衰  
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強  
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  
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  
目前之明驗也臣闇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  
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  
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蕩  
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埒埒非王都安國養民  
之處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

不止武昌居臣聞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此  
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  
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  
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  
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  
來耕種既空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  
食日張畜積日耗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  
疲極加有監官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爲煩苛民苦二  
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下一息此輩以  
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  
罽書治要

卷二十八

七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泉

晉無人  
任非其  
四字補  
之

國存焉臣聞明王聖主取士以賢非求顏色而取好服  
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  
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  
武之臣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  
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僻  
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  
寧有得以壽終者何以專爲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  
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  
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疾病暗遣中書令董朝

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幹與事  
姚信樓立賀邵張悌郭遠薛瑩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  
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  
時務略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曰孤動遵先帝有何不  
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宮室衰耗何  
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事以來陰陽  
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  
之所致也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宮乎  
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就令陛下  
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  
羣書治要

卷二十八

八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

國以賢爲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  
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譽斯社稷之  
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  
殿堂屍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  
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  
之柱也不可不强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  
楷而萬彀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於或已  
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  
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愛  
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

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  
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覽之以爲身戒故  
左右不置媵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  
備嬪嬙外多繇夫女吟於中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  
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祚以來遊戲後宮眩惑婦女  
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奸欺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  
尙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無雕飾而陛下徵調州  
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  
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瑩是以庶績雍熙邦內  
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筭小吏先  
羣書治要

卷二十八

九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葉

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  
羣臣抑損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而陛下拘以視  
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無異商辛長夜之飲是不遵先  
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羊度  
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則  
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矣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  
積而黃門復走刑郡條牒民女有錢則捨無錢則取怨  
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  
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時遣歸來視  
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役死家爲

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  
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  
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貴賤任之鄉閭  
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  
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江渚  
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服役廩賜不贍是不遵  
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  
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  
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  
十吏何以堪命是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  
羣書治要 卷二十八 十 連筠縠叢書 靈石楊氏棗

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等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  
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  
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泄政無幾  
便徵召遷轉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  
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接是以獄無  
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  
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江表傳曰  
昭所行彌暴凱知其將亾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  
可長是以古人懼不聞非立故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  
警誠臣察陛下無思警誠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  
之故略陳其要陛下宜克己復禮述履前德不可捐弃  
臣言而放奢意意日奢情日至吏日欺民日離則上不  
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刻公子將奔臣雖愚聞於天命

其作有

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常忿匹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不能循俗與眾沈浮若千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若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皓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昨食時被詔曰君所陳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立官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胸而涕泣兩集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今強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疲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其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搔擾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為人主者攘災以德除咎以義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祖宗之至道懲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脩行之不貴雖般辛之瑤臺泰始之阿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虛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為父長安使子無羣書治要

卷二十八

十一

連筠移叢書靈石楊氏棨

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子壹離雖念刮骨肉茅茨不翦復何益焉大皇帝之時寇鈔離威南州無事尚猶沖讓未冒築宮況陛下危側之世乏大皇帝之德可不思哉可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不虛言也樓玄字承先沛郡人也孫皓即位為大司農主殿中事應對切直漸見責怒後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徙交趾別勅令殺之

賀邵字興伯會稽人也孫皓時遷中書令皓兇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在席之上而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宜旌賢表善以康庶政自頃年已來朝

親近作  
親洽

列紛錯眞僞相賀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鏡  
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撫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  
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  
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  
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媾近寵媚之臣日間順意之辭  
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  
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  
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  
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己以求過譬天位於乘奔以虎尾  
爲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  
羣書治要 卷二十八 十一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  
才任輔弼以醒酒之閒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  
臣偶有逆迂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  
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殞命自是之後海內  
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誠非所  
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  
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  
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  
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臣竊觀天變自比年已  
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蝕地震中夏殞雹參之典籍

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

事灾祥之應可為寒慄昔高宗脩己以消鼎雉之異宋

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下

追二君攘灾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席今日謬授

之失清澄朝位旌敘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奸勢廣延淹

滯容受直辭祇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

塞矣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其亾也以民為草芥陛

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

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文興已來

法禁轉苛賦調益繁在所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盛

羣書治要

卷二十八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採

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

又江邊戍兵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烟至雲

集衣不全短褐食不瞻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

之感是以父子相弃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省諸

不急夫民者國之本也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

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坐食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

傷作赤子

文興作登位

變作苦

舊無不為難之不補之策作筭

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怙敵之不

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為難誠非長策廟勝之

要也昔大皇帝創基南夏割據江山雖承天贊實由人

力餘虞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殽函之阻德化不脩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繫頸共爲羈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鑒世變豐基強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共譖邵與樓玄誘毀國事俱羣書治要

卷二十八

古

連筠縹叢書  
靈石楊氏采

被詰責玄見送南州邵原復職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皓疑其託疾掠考千所卒無一言竟殺之家屬徙臨海并下詔誅玄子孫

韋曜字弘嗣吳郡人也遷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之其辭曰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故勉精厲操不遑寧息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王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

之迹勞身苦體契澗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崇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哉而今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或至賄及衣物徙碁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羣書治要

卷二十八

十五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陳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博奕之足耽乎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

貨下有  
是字

二作三  
葉者作  
茶旃

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  
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杵孰與方國之  
封枯碁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  
兼碁局而質博奕矣設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  
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  
用之於資貨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  
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孫皓卽位爲侍中常  
領左國史時在所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曜曜荅曰此  
人家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  
帝位宜名爲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益憂懼自陳  
羣書治要

卷二十八

六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衰老求去皓終不聽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  
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  
過二升初見禮時常爲裁減或密賜菜茗以當酒至於  
寵衰更見逼強輒以爲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  
以嘲弄侵刻發摘私短以爲歡時有愆過或誤犯皓諱  
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爲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  
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爲不  
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華覈連  
上疏救曜皓不許遂誅曜也

華覈字永先吳郡人也爲中書丞孫皓更營新宮制度

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時盛夏興功農守並廢覈上  
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當此之時皆以爲泰  
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爲可痛哭及流涕  
者三長大息者六乃曰方今之勢何異抱火措之積薪  
之下而寢其上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  
閒諸王方剛欲以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而今大敵據  
九州之地有大半之眾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  
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  
緩抱火臥薪之喻於今爲急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  
之計勉墾植之業爲飢乏之救若捨此急盡力功作卒  
羣書治要

卷二十八

十七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

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  
之眾越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貧也如但固守曠  
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王者以  
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今之宮  
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楊市土地與宮連  
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任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  
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  
爲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  
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眾舉大事必有大凶六月戊己  
土行正王旣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夏城

中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而犯  
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  
竊所不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  
不討則日月滋蔓若悉並到大眾聚會希無疾病且人  
心安則思善苦則怨叛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強弱正於  
際會彼益我損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也臣聞先王  
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況  
敵强大而忽農忘畜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北敵犯疆  
使周邵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書奏皓不  
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覈上  
羣書治要

卷二十八

六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  
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  
趨時務農國之上務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  
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田事違  
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  
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  
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  
眾役壹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女不織  
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唯農是務軍興已來已向百  
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失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

食而長飢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一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已勞也求其爲已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已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三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備羞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窮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壹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弃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尚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色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所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雕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國家之利杜飢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斥路兵不離疆甲不

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八

羣書治要

卷二十八

張穆校

千  
連筠縹叢書  
靈石楊氏藏

紙帶而百思不測主根之風或氣類之類姑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晉書上

紀

武皇帝諱炎字安世文帝太子也泰始五年廷尉上西

平民麴路伐登聞鼓言多妖妄毀謗帝詔曰狂狷怨詐

亦朕之愆勿罪也孫盛陽秋云泰始八年帝問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固執所直與帝爭言

散騎常侍鄭徽表求治罪詔曰讜言審謬所宜盡辭所

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為患豈以爭臣為損乎陶

所執不謬此義而徽越職奏之豈朕意乎乃免徽官也

咸寧四年大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詔曰異服奇技典

羣書治要 卷二十九 一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栞

制所禁也其於殿前燒裘甲申勅內外敢有犯者依禮

治罪 太康元年吳主孫皓降有司奏晉德隆茂光被四表吳

會既平六合為一宜勒封東岳以彰聖德帝曰此盛德

之事所未議也羣臣固請弗聽于寶紀云太康五年侍御史郭欽上書曰戎狄

強橫自古為患魏初民寡西北諸邊郡皆為戎居今雖

伏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

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失土馮翊宜及平吳之威出北

其餘及上郡盡為狄庭連接畿甸宜及平吳之威出北

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平陽北統河諸縣募取死

今書北 統河作 已北二 字

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使裔不亂華漸徙

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太原雜胡出於其表峻四夷

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弗納苟肆

略記云世祖自平吳之後天下無事不能復孜孜於事

物始寵用后黨由此祖禍採擇嬪嬙不拘拘華門父兄

以之罪壘非正形之謂局禁以之贊聚實耽穢之甚昔  
武王伐紂歸傾宮之女助紂爲虐而世祖平昭納吳姬  
五千是同  
昭之弊也

惠皇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太子也永平元年遷皇太后  
于永寧宮賈后諷羣臣奏廢皇太后爲庶人居于金墉  
城九年賈后誣奏皇太子有悖書帝幸式乾殿召公卿  
百官皆入詔賜太子死以所誘悖書及詔文徧示諸王  
司空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氏以來每廢黜正嫡  
恒至喪亂且晉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尙書僕射裴  
頴曰臣不識太子書不審誰爲通表誰發此者爲是太  
子手書不宜先檢校而王公百官竟無言免太子爲庶  
羣書治要

卷二十九

二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人幽于金墉城永康元年前西夷校尉司馬閻續輿棺  
詣闕上書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遁手疏以爲驚  
愕自古已來臣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幸賴天慈  
全其首領臣伏念適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  
宮沈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羣  
吏率取膏粱擊鐘鼎食之家稀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  
文石奮疏廣者也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  
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  
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  
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亦取

豪族爲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直亮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爲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怒馬縱酒高會嬉游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凌遲以此歎息今適可以爲戒恐其被斥弃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拒命而壺關三老上書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答漢武感悟築思子之臺今通無狀言語逆悖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於戾太子尙可禁持檢著目下重選師傅爲置文學皆選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名行素聞者使共與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羣書治要

卷二十九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非正人使共論議於前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比日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爲殷明王又魏明帝因母得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事父以孝事母以謹聞於天下于今稱之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適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爲大計少復停留先加嚴誨若不悛改弃之未晚也臣素寒門不經東宮情不私適也臣嘗備近職情同閭寺慳慳之誠皆爲國事臣以死獻忠誠

湖作湘  
城作域

棺絮伏須刑誅書御不從遣前將軍司馬送太子幽于

許昌宮賈后使黃門孫慮賊太子于許昌

于寶紀云史臣曰世祖正

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原下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  
海歡悅矣聿修祖宗之志獨納羊祜之策役不二時江  
湖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城  
班正朔於八荒餘糧委畝外關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  
賈乏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言雖太  
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后百代之言雖  
武皇既崩陵土未乾而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  
夷滅者數十族宗子無雜城之功而關伯實沈之隙歲  
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民不見德  
唯亂是聞內外混淆名實反錯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  
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門闕無結草之固李庚  
石水傾之於荆揚劉淵王彌擄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  
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  
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  
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于時天下非靈弱也軍  
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

羣書治要

卷二十九

四

連筠移叢書靈石楊氏葉

遺下有  
芥字

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  
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眾非吳蜀之  
敵也脫未為兵裂衣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邳上非  
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羊羊蹏二都  
如拾遺將相侯王連頸受戮夫為奴僕而猶不獲后嬪  
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  
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  
嘗甃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  
擾古先哲王知利百姓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  
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  
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  
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  
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消於  
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於家閭邪僻消於  
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甚廣則難義根深則  
難拔連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有天下者之所  
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  
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  
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晉之興也其創基立本異於先  
代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

取作取

上蕩作放

取作取  
 取淫逸之過不拘如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莫剛柔  
 也又況責之問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  
 哉禮法刑政於是大壞如水斯積而決其堤防如火斯  
 蓄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  
 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  
 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  
 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臺覽傳立劉毅之言而得百官  
 之邪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觀寵賂之彰民風國勢  
 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  
 祀季札必得之於馨樂范變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  
 痛哭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而臨之哉故賈后肆虐  
 於六官韓午助亂於內外其所由  
 來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

羣書治要

卷二十九

五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栞

成皇帝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也咸和七年詔除諸養  
 禽之屬無益者集書令史夏侯盛表曰伏聞明詔悉除  
 養熊虎之費舉朝增慶咸稱聖主伏惟陛下未觀古今  
 成敗之戒而卓尔玄覽明發自然遺除無益務在膏民  
 誠可謂性與天道生而知之孔子十五志學四十不感  
 陛下年在志學之後而思洞不惑之前三代之興無不  
 抑損情欲三季之衰無不肆其侈靡陛下不學其興而

與興者同功不覺其衰已去衰者之弊道侔上哲德邁  
中古吐絲髮之言著如綸之美臣聞將順其美匡救其  
惡故人主之言則右史書之陛下此詔既當等之史籍  
又宜宣布天下自喪亂已來四十餘載塗炭之餘思治  
久矣陛下智成當年而運值百六德音之詔發自聖德  
願復觸類而長之廣求其比無使朝有游食費祿之臣  
野有逋竄不徭之民使居官者必有供時之賦則何患  
倉廩之不實下土之不均凡修此術易於反掌耳臣誠  
總猥官自朝末不足對揚盛化裨廣大猷然自觀聖美  
心悅至教自忘叢細謹拜表以賀

羣書治要

卷二十九

六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棊

簡文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也咸安二年詔曰夫  
敦本息末抑絕華競開忠信公坦之門塞浮僞阿私之  
路詢名檢實致之以道使清濁異流能否殊貫官無秕  
政士無謗譟不有懲勸則德禮焉施且強寇未殄勞役  
未息每念民疲力單則中夜忘寢若不弘政以求民瘼  
簡除游煩以存儉約將何以紓之耶今自非軍國戎祀  
之要其華飾煩費之用可除者皆除之宜省者皆省之  
其鰥寡窮獨癯殘六疾不能自存皆生民之至艱先王  
之所愍宜加隱卹各賑賜之若或孝子貞婦殊行異操  
之人皆以狀條列當有以甄明其節夫肥遁窮谷之賢

汨泥揚波之士雖抗志於玄霄之表潛默於幽岫之裏  
貪屈高尚之道以隆協讚之美使惠風流於天下膏澤  
被於萬物孰與獨足山水棲遲正壑徇匹夫之潔而忘  
兼濟之大古人不借賢於曩代朕所以虛想於今日內  
外百官剖符親民各勤所司使善無不達惡無不聞退  
食自公平情以道令詩人無素食之刺而吾獲虛心之  
求豈不善哉其各宜攝知朕意焉

后妃傳

武元楊皇后弘農華陰人也初賈充妻郭氏使言於后  
求以女爲太子妃兼有遺賂及議太子婚世祖欲娶衛  
羣書治要

卷二十九

七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梁

瓘女后苦譽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顛進言  
上乃聽之遂成婚

惠賈庶人名南風平陽人也拜太子妃性妒虐嘗手殺  
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乃墮地惠帝卽位爲皇后虐誅  
三楊逆弒太后矯害二公荒淫放恣與太醫程據等亂  
彰于內外詐有身爲產養妹夫韓壽見遂謀廢太子以  
所養代立專爲姦誣害太子衆惡彰著永康元年爲趙  
王倫所廢賜死

傳

琅耶王伉字子將宣帝第五子受詔征吳孫皓請降進

茂作望

舊無封

汝陰王

四字補

之

梁作涼

舊無從

封扶風

王五字

補之

拜大將軍仙既戚屬尊重加有平吳之功而克已恭儉

無矜滿之色統御文武各得其用百姓悅仰咸懷惠化

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年五六歲能書畫誦

詠詩賦秉德清貞宗室之中最爲雋茂封汝陰王遷鎮

西大將軍都督雍梁諸軍事大興佃農入朝徙封扶風

王薨西土氓黎思慕悲哭泣歧路更樹碑讚述德範

長老見碑者無不拜之其遺愛如此

齊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也力行敦善甚有名譽爲

侍中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箴於皇太子每朝政大議悉

心陳之且孝敬忠肅至性過人太康三年爲大司馬都

督青州諸軍事薨

子罔嗣字景治與趙王倫共廢賈后倫篡遷罔鎮東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罔因民心怨望移檄天下破倫帝

反正就拜大司馬加九錫輔政大築第館使大匠營制

與西宮等後房施鐘懸前庭儻八佾沈于酒色不入朝

見坐拜百官符勅三臺選舉不均唯寵親昵殿中御史

桓豹奏事不先經罔府卽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內

失望罔驕亂日甚終無悛志長沙王發兵攻罔府生禽

罔斬於閭闔門外諸黨屬皆夷三族

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也謝才人所生少而聰

羣書治要 卷二十九

八

連筠 籀叢書 靈石楊氏琛

狡猾作  
所欲

晉書卷  
五十三

薰作董

黃補黃

舊無安  
平王三  
字補之

魏書卷  
四十九

慧惠帝即位立為皇太子年轉長大而不好學喜與左  
 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敬狎賓友賈后素忌太子有佳  
 譽因此密勅諸黃門閹宦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  
 壯時極意狡猾何為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  
 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那得畏服也太子於是慢弛益  
 彰或廢朝侍有過差之聲洗馬江統等諫太子不能用  
 賈后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后不見置別屋中遣婢  
 賜酒棗逼使飲盡仍齎謗書多未成字稱詔令太子寫  
 之累續催促醉不暇看粗得迹便足成悖辭后以呈帝  
 帝即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薰猛以太子書及  
 羣書消要

卷二十九

九

連筠篋叢書  
靈石楊氏棊

青紙詔曰適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而莫敢有言  
 者唯張華裴頌證明太子議至日酉不決后懼事變乃  
 表免太子為庶人於是送幽于許昌宮賈后矯詔害太  
 子趙王倫等廢后於金墉城賜死冊復太子諡為愍懷  
 安平王孚字叔達宣帝弟也魏甘露元年轉太傅高貴  
 鄉公卒當時百官莫敢奔赴孚往枕屍於股號慟盡哀  
 奏治主者會太后有令使以庶人禮葬孚與羣公上表  
 乞以王禮葬之世祖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  
 王手涕泣歔歔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  
 也臨終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不伊不周不夷不惠

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遺令素棺單椁斂以時服所給器  
物一不施用

舊無高  
密王三  
字補之

高密王泰字子舒宣帝弟熲之子也封爲隴西王遷太  
尉爲人廉靜不近聲色身爲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饒麤  
素有儻疏儉如布衣寒士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  
物爲宗室儀表

劉寔字子真平原人也太祖引參相國軍事寔以世俗  
進趣廉謙道缺乃著崇讓論其辭曰古之聖王之治天  
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  
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也賢豈假讓不賢哉  
羣書治要

卷二十九

十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聚

百官下  
舊有具  
任爲百  
官五字  
刪之

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  
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  
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  
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  
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  
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  
故曰蕩蕩乎堯之爲君莫之能名又曰舜禹之有天下  
而不與焉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  
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治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  
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成此

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已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己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矣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已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二言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眾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渾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因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也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眾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取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加不知何誰取不肖故

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頓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

羣書治要

卷二十九

十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則南郭先生之徒盈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爲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矣寵貴之地欲之者多惡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杖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治其罪若知而縱之主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而皆治之受罪退

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矣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疏此有國者之深憂也竊以爲改此俗甚易矣何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耶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爲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尙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於稷契及咎繇唐虞之時眾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也書記之者欲以示永世之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敘用之官通章表

羣書治要

卷二十九

十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琛

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尙書缺擇尙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令八尙書共選一尙書詳於臨缺而令主者選八尙書也郡守缺擇眾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眾官百郡之讓與主者

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己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騫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卻行而求前也夫如是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於己則無由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心任眾人之議而天下自治矣元康中遷司空

羣書治要

卷二十九

十四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聚

安復令駿旣被誅莫敢收者纘聞之弃官免歸獨以家財人力修墓終成葬事遷殿中將軍以疾不拜愍懷太子之廢纘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朝廷立太孫纘復上疏陳今相國雖已保傳東宮至於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動靜劬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以爲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爲友文學相接之道並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爲友諸葛恪爲賓臥同牀帳行則參乘交如布衣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

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今不忍  
小相維持令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誤哉太孫幼冲選  
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朝廷善其忠烈擢爲  
漢中太守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爲鄧艾鎮西司馬徵拜議郎世  
祖卽位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誅以性剛  
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  
故莫有理之者臣敢昧死言艾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  
犢人宜皇帝拔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職先帝  
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前無堅敵軍  
羣書治要

卷二十九

十五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不踰時而巴蜀蕩定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  
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劉禪初降遠郡未附  
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事  
可詳論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  
疑似構成其事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卽當謀及豪桀  
然後乃能興動大眾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惡  
言而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  
歎息此賈誼所以愴愴於漢文天下之事可爲痛哭者  
良有以也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  
皆爲之立祠天下之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可

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屍柩歸葬舊墓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徇名之士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世祖得表省覽甚嘉其意

虞悝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並有士操閭門有孝悌之稱鄉黨有廉信之譽譙王承臨州王敦作逆遣使招承承不應與甘卓相結起義赴都承於是命悝爲長史望爲司馬敦遣魏乂等攻戰轉急望臨陳授首悝爲魏乂所害臨刑鄉人送以百數與相酬酢意氣周洽有如平日子弟號泣悝謂曰人生有死闔門爲忠義鬼亦何恨羣書治要

卷二十九

六

連筠穆叢書靈石楊氏葉

哉及敦被誅詔書追述悝望忠勳贈悝襄陽太守望榮陽太守遣謁者至墓弔祭

刑法志

侍中臣願言夫殺生賞罰治亂所由興也人主所謂宜生或不可生則人臣當陳所以宜殺人主所謂宜賞或不應賞則人臣當陳所以宜罰然後治道耳古之聖賢欲上盡理務下收損益莫不深閉慎密以延良謨兆庶內外咸知主如此然後乃展布服心竭其忠誠耳

廷尉劉頌表曰臣昔上行肉刑從來積年遂寢不論臣竊以爲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

刑法百官二志當今從舊  
治道上脫文  
下必有

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眾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爲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無衣食之資飢寒切身志不聊生廉士介節者則皆爲盜賊豈況本性姦凶無賴之徒乎是以徒亾日屬賊盜日繁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爲終身之徒也自願反善無期而灾困逼身其志亾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以刑生刑以徒生徒諸重犯亾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徒亾者積多繫獄猥蓄議者曰亾不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勝羣書治要

卷二十九

七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琛

無心字

罪法不勝姦民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姦惡陵暴所在充斥漸以滋漫議者不深思此故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心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爲也去其爲惡之具使夫姦民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也亾者刖其足無所用復亾盜者截其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今宜取死刑之限重生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亾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

生徒而殘體爲戮終身作誠民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豈與全其爲姦之手足而蹶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竊以爲不識務之甚也

衛展字道野河東人也遷大理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亾家長斬若長是逃亾之主斬之斬之雖重猶可也設子孫犯事將考父祖逃亾逃亾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眾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姦生矣秦網密文峻漢興掃除煩苛風移俗易幾於刑厝大人革命不得不蕩羣書治要

卷二十九

大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棗

其穢匿通其圯滯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爲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自元康已來事故荐臻法禁滋漫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轉廷尉又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愚謂宜復古施行中宗詔曰可內外通共議之於是驃騎將軍王導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尙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改班固深論其事以爲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輕重失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名也非以過怒也非以殘民也所以救姦所以當罪也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亾者避叛之

役皆無殺害也則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巨計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況行之於政乎若乃惑其名而不練其實惡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陷井愚夫之不若何取於政哉

百官志

中書郎李重以為等級繁多在職不得久又外選輕而內官重以使風俗大弊宜釐改重外選簡階級使官人議曰古之聖王建官垂制所以體國經治而功在簡易自帝王而下世有增損舜命九官周分六職秦采古制羣書治要

卷二十九

九

連筠篔叢書靈石楊氏琛

藝文類聚遠作追聚文類聚郡守下有鍾離意黃香胡廣是也郡守十一字無便

漢仍秦舊倚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令僕射之職始於掌封奏以宣外內事任尚輕而郡守牧民之官重故漢宣稱所與為治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政者或賜爵進秩諒為治大體所以遠蹤三代也及至東京尚書雖漸優顯然令僕出為郡守便入為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田豫胡質等居郡十餘二十年或秩中二千石假節猶不去郡此亦古人苟善其事雖沒世不徙官之義也漢魏以來內官之貴於今取隆而百官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能不以著黜陟不得彰此為治之大弊也夫階級繁多而望官

書疑事

顧疑顧

久官不久而望治功成不可得也虞書云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三年大計羣吏之治而行其誅賞漢法官人或不直秩魏初用輕資亦先試守不稱繼以左遷然則雋才登進無能降退此則所謂有知必試而使人以器者也臣以爲今宜大并羣官等級使同班者不得復稍遷又簡法外議罪之制明試守左遷之例則官人理書士必量能而受爵矣居職者自久則政績可考人心自定務求諸己矣裴顧以萬機庶政宜委宰輔詔命不應數改乃上疏曰臣聞古之聖哲深原治道以爲經理羣務非一才之任照練萬幾非一智所達故設官建職制其羣書治要

卷二十九

二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分局分局既制則軌體有斷事務不積則其任易處選賢舉善以守其位委任責成立相干之禁侵官爲曹離局陷姦猶懼此法未足制情以義明防曰君子思不出位夫然故人知厥務各守其所下無越分之臣然後治道可隆頌聲能舉故稱堯舜勞於求賢逸於使能分業既辨居任得人無爲而治豈不宜哉及其失也官非其才人不守分越位干曹競達所懷眾言紛錯蒞職者不得自治其事非任者橫干他分主聽眩莫知所信遂親細事躬自聽斷所綜遂密所告彌眾功無所歸非無所責羣下弃職得辭宜罰以此望治固其難也昔杜黃旣

舉作單

數師曠退而自酌以罰干職之非記稱其善陳平不知簿書之目漢史美其守職政不可多門多門則民擾於今之宜選士既得其人但當委責若有不稱便加顯戮誰敢不盡心竭力不當便有干職之臣適不守局則所豫必廣所豫適廣則人心赴之人心通赴則得作威福臣作威福朝之蠹也帷幄張子房之謀者不宜使多外委羣司卑力所職尊崇宰輔動靜咨度保任其負如此詔書必不復數改聽聞風言頗以詔命數移易爲不安靜臣不勝狂瞽敢陳愚懷乞陛下少垂省察

何曾字穎孝陳國人也爲司隸校尉言於太祖曰公方羣書治要

卷二十九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大祖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爲吾忍耶曾重引據辭理甚切朝廷憚焉泰始九年爲司徒以疲疾求退孫綬位至侍中潘滔譖之於太傅越遂被殺初曾告老時被召見侍坐終日世祖不論經國大事但說平生常語曾出每曰將恐身不免亂能及嗣乎告其二子曰汝等猶可得沒指諸孫曰此輩必遇亂死也及綬死兄嵩曰我祖其神乎

羊祜字叔子泰山人也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上疏平吳世祖深納之吳軍人前後至者不可勝數祜

將入朝而有疾至洛陽遂薨南州市會聞喪舉市悲號而罷於是傳哭接音邑里相達百姓乃樹碑峴峯立廟祭祀行人望碑皆涕泗垂泣杜預代鎮名爲墮淚碑吳滅詔曰祐建平吳之規其封祐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君邑五千戶絹萬匹吳平慶會羣臣上壽世祖流涕曰此羊太傳之功豈朕所能爲也

惡憎作忌讒

秦秀字玄良新興人也少以學行忠直知名遷補博士

羣率伐吳詔以賈充爲大都督秀性惡憎佞疾之如讎輕鄙賈充聞其爲大統心所不平遂欲哭師及充卒議

諡秀請諡爲荒公初何曾卒秀議曰曾事親有邑養之

羣書治要

卷二十九

三

連筠篠叢書靈石楊氏採

名在官奏科尹之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概然資

性驕奢不循軌則朝野之論不可具言儉德之恭也侈

惡之大也會受寵二代顯赫累世荷保傳之貴秉司徒

之均而乃驕奢之名被於九域有生之民咸怪其行穢

皇代之美弃羔羊之節示後生之傲莫大於此若生極

其情死又無貶是則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謹

舊無無正刑也四字補之

案諡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會宜爲繆醜公

古人闔棺之日然後誅行不以前善沒後惡也秀性悻

直與物多忤爲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

李熹字季和上黨人也累辟三府不就宣帝復辟爲太

傳屬固辭世宗輔政命憲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憲到引  
見謂憲曰昔先公辟君而不應今孤命君而至何也對  
曰先君以禮見待憲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憲畏  
法而至帝甚敬重焉遷太常司隸校尉

羣書治要

卷二十九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采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九

張穆校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敕撰

傳

傳

劉毅字仲雄東萊人也治身清高厲志方直為司隸校尉皇太子鼓吹入東掖門毅奏劾保傳以下詔赦之然後得入世祖問毅曰卿以吾可方漢何帝對曰可方桓靈世祖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為治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殆不如桓靈也

習鑿齒陽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一

連筠篔叢書

秋曰毅答已帝大笑曰桓靈之朝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乎散騎常侍鄒湛進曰世說以陛下比漢文帝

人心猶多不同昔馮唐答文帝曰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樂以此相校聖德乃過之也

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今於小事何見褒之甚耶湛曰聖詔所及皆可豫先筭計以長短相推慕名者能力行為之至如向詔非明恕內充苞

之德度不可為也臣聞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起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非虎弱蜂蠆強也倉卒

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辭語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易容而仰視陛下者

陛下發不世之詔出思慮之外臣之喜慶不亦宜乎

遷尚書左僕射龍見武庫井中車駕親觀有喜色於是

外內議當賀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

龍降夏廷卜藏其齋至周幽王禍豐乃發證據舊典無

賀龍之禮詔報曰政德未修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

賀龍之禮詔報曰政德未修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

詠作訂

示以爲瞿然賀慶之事宜詳依典義動靜數示上疏陳  
九品之弊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而  
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  
明三也三者雖聖哲在上嚴刑督之猶不可治故堯求  
俊乂而得四凶三載考績而饗鬻得成使世主雖有上  
聖之明而無考察之法授凡庸之才而去賞罰之勸則  
爲開姦豈徒四族側陋何望於時哉今立中正定九品  
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  
憎決於心情僞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訴之忌  
羣黨橫越威福擅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

二

連筠篔簹叢書  
靈石楊氏采

續前信

一至於此竊爲聖世恥之愚心之所非者不可以一槩  
論輒條列其事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輩以得實爲平  
治亂之要不可不允清平者治化之美枉濫者亂敗之  
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  
早晚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鈞義陳平韓  
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  
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  
務依黨利不鈞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舉者獲虛以成譽  
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前鄙後脩者則引古以病今古

賢今病者則考虛以覆過質直者罪以違時阿容者善其得和度遠者責以小檢才近者美其合俗齊量者以己爲限高下逐強弱是非隨愛憎憑權附黨毀平從親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必達守道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凌弱黨強以植後利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人道賢否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舊無今  
字補之

義朝廷有公正天下大治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役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故狀無實事請文浮飾品不校功黨譽虛妄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事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

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則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所疏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以治風俗則狀無實行以宰官職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脩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更立一代之美制愚臣以爲便也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領中書令名重一世朝野擬爲

台輔而荀勗馮紱等深忌疾之會世祖問華誰可付以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四

運筠縹叢書  
靈石楊氏采

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旣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聞言得行以華爲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朝議欲徵華入相馮紱乾沒苦陷以華有震主之名不可保必遂徵爲太常以小事免官世祖崩遷中書監加侍中遂盡忠救匡彌縫補闕雖當閭主虐后之朝猶使海內宴然遷司空卓爾獨立無所阿比趙王倫及孫秀等疾華如讎倫秀豐起遂與裴頠俱被害朝野之士莫不悲酸

裴頠字逸民河東人也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元康七年以陳准子匡韓蔚子嵩並侍東宮頠諫曰東宮之建以

興豐疑  
倒

儲皇極其所與游接必簡英雋宜用成德賢邵之才匡  
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表而今  
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顧深患時  
俗放蕩不尊儒術魏末以來轉更增甚何晏阮籍素有  
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  
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  
效風教陵遲顧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世雖知其言之  
益治而莫能革也朝廷之士皆以遺事爲高四海尙寧  
而有識者知其將亂矣而夷狄遂淪中州者其禮久亡  
故也倫秀之興豐顧張華俱見害朝綱傾弛遠近悼之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

五

連筠篠叢書  
靈石楊氏棗

傳玄字休奕北地人也性剛直果勁不能容人之非世  
祖受禪加駙馬都尉與皇甫陶俱掌諫職玄志在拾遺  
多所獻替上疏曰前皇甫陶上事爲政之要計民而置  
官分民而授事陶之所上義合古制前春樂平太守胄  
志上欲爲博士置史卒此尊儒之一隅也主者奏寢之  
今志典千里臣等並受殊寵雖言辭不足以自申意在  
有益主者請寢多不施用臣恐草萊之士雖懷一善莫  
敢獻之矣詔曰凡關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  
苦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所忼慨也其甚者至  
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

村字可  
疑

言勿有所拒庶幾得以發蒙補過獲保高位喉舌納言  
諸賢當深解此心務使下情必盡苟言有偏善情在忠  
益不可責備於一人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  
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諫誇況皆善意在可采錄乎近  
者孔晁綦母和皆案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  
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又每有陳事輒出村主者  
主者衆事之本故身而所處當多從深刻至乃云恩貸  
當由上出出村外者寧縱刻峻是信耶故復因此喻意  
玄遷侍中

任愷字元哀樂安人也爲侍中愷性忠直以社稷爲己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六

連筠穆叢書  
靈石楊氏采

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焉愷惡賈充之爲人不欲令  
久執政每裁抑之充病之後承閔稱愷忠公局正宜在  
東宮使保護太子外假稱揚內斥遠之帝以爲太子少  
傅而侍中如故充計畫不行會吏部尙書缺好事者爲  
充謀曰愷今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啟令典選便  
得漸疏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閔隙易乘充卽  
啟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世祖不疑充挾邪而以選  
官勢望唯賢是任卽日用愷愷旣在尙書侍覲轉希充  
與苟勛馮統承閔譖潤免官愷受黜在家充毀閔得行  
世祖情遂漸薄然衆論明愷爲人羣共舉愷爲河南尹

甚得朝野稱譽而賈充朋黨日夜求愷小過又諷有司  
奏愷免官後起爲太常不得志遂以憂卒

裴楷字叔則河東人也爲侍中世祖嘗問曰朕應天順  
民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  
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賈充之徒猶在朝也夫逆  
取而順守湯武是也今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  
示之以私也

和嶠字長輿汝南人也遷侍中嶠見東宮不令因侍坐  
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

世祖默然後與荀顛荀勗同侍世祖曰太子近入朝差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七

連筠 穆叢書  
靈石 楊氏 棗

長進卿可俱詣粗及世事既奉詔而還顛勗並稱皇太  
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而起  
嶠以爲國雖休明終必喪亂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  
爲憂或以告賈妃妃銜之愍懷建宮官嶠爲太子少傅  
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使惠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  
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有斯言之不  
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

郗詵字廣基濟陰人也舉賢良對策曰臣竊觀乎古今  
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此風俗所  
以異流也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

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脩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治亂故寒暑漸於春秋治亂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官者無關梁邪門啟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亦有罰有罰則有司莫不悚也以求其才焉今則不然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虎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聖思勞於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八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在作至

夙夜所使爲政恆得此屬欲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爲左丞劾奏吏部尙書崔洪洪曰我舉郟丞而還奏我此爲挽弩自射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舉惟官是視各明在公何故私言乃至於此洪聞之慙服春林館藏荀勗字公曾穎陰人也爲中書監加侍中勗才學博覽有可觀採而性邪佞與賈充馮統共相朋黨朝廷賢臣心不能悅任愷因機舉充鎮關中世祖卽詔遣之勗謂統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尙未定若使充女爲

妃則不營留而自停矣勛與統何世祖閱並稱充女淑令風姿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焉

馮統字少胃安平人也稍遷左衛將軍承顏悅色寵愛日隆賈充荀勛並與之親善世祖詔治金墉廢賈妃已定統與勛乾沒救請故得不廢轉侍中世祖篤病得愈統與勛乃言於世祖曰陛下前者病若不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爲百姓所歸公卿所仰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世祖納之初謀伐吳統與充勛共苦

諫世祖不納斷從張華吳平統內懷慙懼疾華如讎及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九

連筠修叢書  
靈石楊氏采

晉魏作  
魏晉

晉魏故事因曰臣常謂鍾會之反頗由太祖帝勃然曰何言邪統曰臣以爲夫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治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是故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以抑損克終非上之人有仁暴之異在下者有愚智之殊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具有限而太祖獎誘太過喜其謀猷盛其名位授以重勢故會自謂筭無遺策功在不賞張利害遂構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權勢納之以軌度則逆心無由而生亂事無階而成世祖曰然統稽首曰愚臣之言

張利害  
作轉張  
跋扈有  
權上有  
以字

鎮作思

宜鎮堅冰之道無令如會之徒復致覆喪世祖曰當今豈有會乎統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四海莫不聞知據方鎮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世祖默然徵張華爲太常尋免華官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也除淮南相上疏曰臣竊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治治安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涂根固蒂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治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十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察作政

今之治樹不拔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治小察理而大勢危諸侯牧民近多違而遠慮固聖王惟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苞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以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舉王之顯親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

祖作祖

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延將千載逮至秦氏罷  
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  
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雖制  
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微  
時不在強盛也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  
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  
侯止食祖俸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  
姦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  
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囚子弟  
是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

十一

連筠縹叢書  
靈石楊氏棨

見於此矣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故曰爲社  
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  
建置審量事勢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  
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人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  
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  
臣恥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  
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  
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爲宜早創  
大制遲回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  
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爲適足以虧

天府之藏徒弃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土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疏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也今宜豫開此地使親疏遠近不錯其制然後可以永安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其羣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

十一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榮

周之建侯長亨其國與王者並遠者延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與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羣后思懼盾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存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戮國遂以亡不崇興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脩周舊跡

國君雖或失道陷於誅絕又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由網密今又宜都寬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慮闕強弱則天下同忿并力誅之大制都邑班之羣后著誓丹青書之玉板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況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故臣願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栗

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准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治執要而已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側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治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睹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恒居其易則治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人主恒能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微無所逃其誅賞

舊無二字

舊無不建二字補之

舊有字下有固所不犯之地六字刪之

舊無日字補之

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為治之大略也天下至大非垂聽所周又精始難梭考終易明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能否不別陛下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如今事應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今親掌者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

古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集

情之所必有而悉糺以法則朝野無全人此所謂欲治而反亂者也是以善為治者綱舉而網疏綱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罪必漏所羅者廣則大罪不縱則甚泰必刑微過必漏則為政不苛甚泰必刑然後犯治必塞此為治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網甚密網甚密則微過必舉微過人情所必有而不足以免治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強橫肆豪強橫肆則平民失職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非徒無益於治體清議乃由此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是

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治則皆天網之所漏也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警衆此爲治誅赦之准式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頌是以聖王深識人情而達治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纘塞耳意在去苛察舉甚泰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今則當小罪甚察而時不加治者明小罪非亂治之姦也害治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

五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琛

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

華作山

江統字應元陳留人也除華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牧守淪沒黎庶塗炭孟觀西討生禽齊萬年羣氐死散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蠻夷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法俗詭異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

道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而  
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  
文軍於霸土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  
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  
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  
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唯以待之有備禦  
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強暴而  
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  
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  
害異心戎狄乘閒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已用故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十六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聚

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與姜戎義渠大荔居  
秦晉之域陸渾陰戎據伊洛之閒搜瞞之屬侵入齊宋  
陵虐邢衛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若綫始皇之并  
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矣漢  
興而都長安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莽之敗西都荒毀  
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  
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齊民雜處數歲之後  
族類繁息旣恃其肥強且苦漢民侵之永初之元騎都  
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氐以爲行衛於是羣羌奔駭互  
相扇動三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諸戎

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十  
年之中夷夏俱弊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  
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  
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  
際會輒復侵叛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唯此爲  
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  
一彼一此魏武皇帝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  
疆國捍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保境  
安民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  
沃物豐厥田上上帝王之都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

七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集

捍作悍

汧作开

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體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  
之畿服吏民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  
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  
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  
備之民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  
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  
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汧析支之  
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  
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  
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卽敘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

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閩山河雖爲寇  
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  
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亦豈  
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哉  
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  
水旱之害荐飢累荒凶逆旣戮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  
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  
思雨露誠宜鎮之以靜然而綏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  
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徒自猜之寇以無穀之  
民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

六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荅曰羌戎狡猾傷  
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  
老幼繫虜丁壯降散子以此等爲尙挾餘資悔惡反善  
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  
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  
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  
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可制以  
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故可遐遷遠處  
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爲之於未有治之於  
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

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斃事之終而不圖  
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  
民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  
若有窮乏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  
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  
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民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  
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  
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遺累世之寇敵  
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  
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九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粟

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  
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求降附於彌扶  
羅值世喪亂遂乘豐而作虜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  
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  
熙之際分爲三率秦始之初又增爲四今五部之衆戶  
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  
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  
今晉民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  
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在  
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

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喻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爲著作郎孫盛陽秋載機五等論曰夫體國經野先

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業然而經略不同長短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於秦漢得失成敗備

在典謨是以其詳可重而言夫王者知帝業於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重天下

廣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伍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疏之宜使

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以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

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己在乎利人而已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已

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三 連筠楊氏書

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強毅之國不能

擅一時之勢雄俊之民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垂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蓋三代所以直道四

王所以垂業也故世及之制弊禍終乎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且日涉商人之式文質相濟損益有

物然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畝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固知百世非可懸禦善制

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獲其多福慮終取其小禍非釋位伯無憑

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基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伯無憑於其翼戴及其承徵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遺後

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與降及亡秦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

所庇制亂昧於弱下困慶獨享其利主憂莫與共辜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置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

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慮聞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

王諸侯必應一朝震於遠國先叛故強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闖關勝廣之敢號

製作御  
小作少  
基作具

片言舊  
作行宮  
改之

澤舊作  
乎改之  
共與作  
與共

澤故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共與亡其覆滅  
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破王侯境土踰溢不遵舊  
典故賈生憂其危見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其  
富憑其土民之力勢足者民之疾土狹者逆阻六臣犯其  
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是  
蓋過正之灾而非建侯之累也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制  
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  
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遺漢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  
隆皇統而猶遵覆轍之遺轍漢興與王室放命者七臣干  
姦宄充斥卒有強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縱橫而城  
地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  
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鉅輦震於闕  
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幾凶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  
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  
陸闔暫擾而四海已沸李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  
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  
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  
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  
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忠臣變節以助虐國之桀  
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

臺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三

靈石楊氏棗  
連筠移叢書

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  
救劫殺之禍衆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  
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  
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  
以為政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  
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不治哉故先代有以貪殘之  
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亂官則吏以貨准才則貪殘之興  
萌皆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  
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何以  
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  
及夫進取之情鏡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  
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己君無卒  
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人為己土衆皆  
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  
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  
其並賢居政則功有厚薄而兩愚慮亂則過有深淺然  
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  
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

夜作慕

胡威字伯武淮南人也父質字文德清廉潔白質之為

荊州刺史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每至客舍自放驢取  
樵既至見父停殿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賜絹一匹爲道  
中資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奉  
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荊州帳下都督聞  
威將去請假還家持資糧於路要威因與爲伴每事佐  
助又進飯食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  
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父  
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爲安豐太守徐州刺史政  
化大行後入朝世祖因言次謂威曰卿清孰如父清對  
曰臣不如也世祖曰以何爲勝邪對曰臣父清恐人知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世祖以威言直而婉謙  
而順累遷豫州刺史入爲尙書

周顛字伯仁汝南人也爲尙書左僕射王敦作逆石頭  
既王師敗績顛奉詔往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顛曰公  
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  
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荅左右文武勸顛避敦曰吾  
備位大臣朝廷喪破寧可復草闕求活外投胡越者邪  
俄而被收於石頭害之

舊無正  
字補之

陶侃字士行廬江人也爲荊州刺史政刑清明惠施均  
洽故楚郢士女莫不相慶引接疏遠門無停客常語人

牧下有  
猶字

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  
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  
談戲廢事者乃命取蒲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  
鞭朴曰樛蒺者牧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  
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  
謂宏達邪於是朝野用命移風易俗

高崧字茂琰廣陵人也累轉侍中哀帝雅好服食崧諫  
以爲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是日月之一蝕也帝欲  
脩鴻寶禮崧反覆表諫事遂不行

何充字次道廬江人也爲護軍中書令顯宗初崩充建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一

三

連筠縹叢書  
靈石楊氏聚

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庾冰等  
不從故康帝遂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洪業二  
君之力也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親  
升平之世康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孝宗加錄尚書事侍  
中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爲先  
不以私恩樹用親戚談者以此重之

郭恐性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人也早孤事母孝謹愛敬著於邑  
養幾滅郭於執喪居近韓康伯家康伯母賢明婦人每  
聞隱之哭臨饌輟食當織投杼爲之悲泣如此終其喪  
謂伯曰汝若得在官人之任當舉如此之徒及伯爲吏

部超選隱之遂階清級爲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州之北  
界有水名曰貪泉父老云飲此水者使廉士變節隱之  
始踐境先至水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  
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清操愈厲化  
被幽荒詔曰廣州刺史吳隱之孝友過人祿均九族處  
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饗惟錯之富而家人不易其  
服革奢務嗇南域改觀朕有嘉焉可進號前將軍賜錢  
五十萬穀千斛

06979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

言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某

五十萬穀千斛

06980

五十年來嘗聞此也何須言其難得而難得者  
百斛之賦而論不如其難得者難得之富而家人不  
易其

姪兩歲時曰亂賊懷安其親之妻文姬入新世此親  
神謝千金時東夷齊治務當不長心亦慎當此會  
欲刻與決至本迫西而應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

見日本云曰貪泉父老云飲此水者使廉士變節隱之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終

趙振祥校

